Advances in Education 教育进展, 2026, 16(11), 925-930
Published Online November 2026 in Hans.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ae
https://doi.org/10.12677/ae.2026.16112459

Hans汉斯

人工智能赋能研究生思政课教学模式创新路径

王心莹

西安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陕西 西安

收稿日期：2026年10月6日；录用日期：2026年11月5日；发布日期：2026年11月12日

摘　要

研究生阶段的思想政治理论课为高层次人才培养提供理论支撑，其教学形态正因教育数字化推进与生成式人工智能成熟而面临调整，随之浮现的问题是：技术引入与价值引导之间应保持何种关系。本文提出，赋能不能简化为课堂效率的改善，更应体现为学生研究自主性、表达空间与创造能力的拓展；其达成取决于技术被安置在何种角色上——是替代学生判断的答案供给装置，还是辅助思考的脚手架与合作者。文章归纳出智能在线学习、虚拟实践体验、智能评价反馈与智能知识图谱四类模式，主张以价值引导为归依、以学生主体能力的实际增长作为效果尺度。

关键词

人工智能，研究生思政课，教学模式，价值引领，批判性思维

Innovation Path of Teaching Model for Postgraduat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s Empowered by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Xinying Wang

School of Marxism, Xi'an Jiaotong University, Xi'an Shaanxi

Received: October 6, 2026; accepted: November 5, 2026; published: November 12, 2026

Abstract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heory courses during the postgraduate stage provide theoretical support for the cultivation of high-level talents. Their teaching forms are undergoing adjustments due to the advancement of educational digitalization and the maturity of generativ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he emerging issue is: what kind of relationship should be maintained between the introduction of

文章引用: 王心莹. 人工智能赋能研究生思政课教学模式创新路径[J]. 教育进展, 2026, 16(11): 925-930.
DOI: 10.12677/ae.2026.16112459

technology and value guidance? This paper argues that empowerment means not merely greater classroom efficiency but the expansion of students' research autonomy, discursive space and creativity, which depends on the role assigned to technology—a supplier of ready answers or a scaffold and collaborator supporting thought. The article summarizes four models: intelligent online learning, virtual practical experience, intelligent evaluation feedback, and intelligent knowledge graph, and holds that value guidance should orient the process, with students' actual growth as the measure of effect.

Keywords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Postgraduat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s, Teaching Model, Value Guidance, Critical Thinking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思想政治理论课在高校承担着向学生系统传授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职能。与本科阶段相比，研究生已有一定理论储备，课程对其不只是知识获取的渠道，还须在理论深度与价值认同两方面提供支撑[1]。但成效并未随培养层次升高而同步改善：有研究指出，研究生课程与本科课程内容大量重复，深度梯度未能建立，呈现“扁平化”“同质化”特征[2]，可见问题出在教学模式本身。2025 年教育部等九部门印发的《关于加快推进教育数字化的意见》也提出把人工智能融入教育教学全要素全过程[3]，为模式调整提供了政策条件。

相关讨论已有一定积累。操菊华等认为，人工智能能改变思政课内容的呈现方式、增强场景临场感、提高互动强度并突破时空边界[4]；冯琳等则提醒，生成式技术与思想政治教育在内容体系、价值功能及关系属性上存在张力[5]。但既有成果多以本专科课程为对象，较少讨论研究生阶段研究性、自主性与批判性突出的认知特点同技术的匹配，且往往止于应然层面的构想，缺少经验材料支撑。有鉴于此，本文以西安交通大学与北京理工大学为案例，借助公开信息与文献，考察其技术路线、教学设计、已见成效及尚存问题。

2. 人工智能赋能研究生思政课教学模式创新的基本意涵

2.1. 人工智能赋能的三重逻辑支撑

2.1.1. 政策逻辑：教育数字化的顶层牵引

教育形态的变迁根本上受制于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这是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辩证关系原理的具体体现；数字技术恰是当下生产力中最活跃的部分。讨论焦点随之转移：人们不再追问技术该不该进课堂，而更关心它在什么条件下才能真正服务于教育目的。王雅丽等即主张，数字化要在思政课中起作用，需以育人逻辑统摄技术逻辑[6]。教育部等九部门 2025 年印发的《关于加快推进教育数字化的意见》[3]把育人导向置于首位，并提出以知识图谱与能力图谱建设、教育大模型深化应用为着力点。这一表述既为人工智能进入教学环节留出空间，也为其应用划定了价值限度。

2.1.2. 现实逻辑：研究生思政课学习的传统困境

现实中的困难大致可归为四类。其一，内容与本科教材体系重叠较多，对“何以可能”“依据何在”

这类理论追问回应不够。其二，多采用合班授课，师生交流的次数与深度受限，与研究生偏好问题导向、自主探究的学习方式不易协调。其三，实践环节受场地条件与安全管理约束，能覆盖的学生有限。其四，考核仍以笔试与课程论文为主，思想与情感层面的变化难以进入评价视野。症结不在教师是否尽责，而在教学要素的组织方式：马克思说，“教育者本人一定是受教育的”[7]，教师对自身教学方式的反思本身即教育过程的构成部分；当原有组合无法适应研究生认知特点时，改变组合方式便成为自然选择。

2.1.3. 技术逻辑：人工智能技术的迭代赋能

与研究生思政课相关的技术能力，大致包括内容生成、虚拟场景构建、学习分析与知识图谱几类。在马克思看来，工业的历史是一本“打开了的关于人的本质力量的书”[7]，技术正是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的产物，人工智能进入教育领域亦属此列。然而技术只是手段，服务于什么目的取决于使用者的取向：内容生成可能迎合学生既有偏好，个性化推荐可能收窄其信息接触面，学习分析则可能越界为对学生的过度监视[8]。可见技术逻辑至多说明赋能何以可能，无法说明赋能何以正当。

2.2. 人工智能赋能研究生思政课教学模式的核心要义

2.2.1. 核心概念界定与“赋能”的理论内涵

“赋能”(empowerment)指使人获得行动能力，其思想来源之一在批判教育学。本文所说的教学模式，指教学内容、师生关系、教学流程与评价等要素构成的中观安排。弗莱雷(Paulo Freire)曾批评传统教育把知识视为可供“存储”的财产，主张以提问式教育取而代之，让学生在对话中成为能动者[9]。建构主义则提供了另一重依据：知识并非由外部直接传递给学习者的现成之物，而是学习者依托既有经验主动建构所得，教师与技术能做的只是搭设“脚手架”(scaffolding)，并在其能力提升后逐步撤去[10]。就此而言，“赋能”包含两个层次：一是效率层次，表现为信息传递速度与覆盖范围的改善；二是主体层次，表现为学生研究自主权、表达空间与创造能力的扩展。前者属手段改进，后者才具教育意义。倘若技术只是让单向讲授运转更快，学生的被动处境反而被固化，赋能便降格为“加速的储蓄”。

2.2.2. 本质特征

第一，价值引领与批判性思维的辩证统一。价值认同无法靠单向宣布结论取得，需以充分说理为前提。马克思认为，理论只有彻底才足以说服人，也才可能为群众所掌握。换言之，价值引领的说服力来自学理本身的透彻程度；学生也只有在具备辨析与追问能力时，才可能真正接受某个结论。可见批判性思维并非价值引领的对手，而是它得以实现的内在条件；反过来，价值引领为批判性思维规定方向，防止其堕入没有立场的怀疑。

第二，技术角色的合理定位：脚手架与对话伙伴。如果系统扮演的是给出标准答案的角色，其结果与弗莱雷所批评的“储蓄式”教育相差无几：学生拿到了结论，却跳过了得出这一结论的推理过程。较为合理的设计，是让人工智能充当脚手架与对话者——提供材料、提示思路、举出反例、提出追问，但把判断留给学生。脚手架的一个重要属性是可撤除：研究生的理论辨析能力越强，技术支持的强度就应越低。由此可推出一个评价结论：考察赋能是否见效，看的不是系统被调用多少次，而是抽掉技术支持后学生能达到怎样的思维水准。

第三，知识供给的智能适配性与学习过程的主体建构性。传统课堂受统一进度与标准限制，备课只能以“平均水平”为参照；借助学习分析，人工智能可按学生的知识底子与思想疑点调整推送，使供给由批量发放转为按需匹配，且不止于难易分级，还包括把学生的真实疑问接引进来。相应地，问题链、情境探究与即时反馈为自主学习创造了条件；但若学生把判断权整体交给系统，赋能便走向自己的反面。

2.2.3. 与传统教学模式的区别

赋能并不意味着否定既有模式。教师的人格示范、情感交流与临场引导具有技术难以替代的育人作用；模式调整所要做的，是在保留这些合理内核的同时，改善内容供给层次、师生交往形式、学习活动组织方式与评价维度。

2.3. 实践探索中的突出问题

目前的相关探索多停留在单点突破阶段，尚未形成贯穿教学全过程的成熟形态，突出问题有三。第一，技术适配性不足。通用大模型并不自带马克思主义的价值立场，面对研究生提出的涉及价值判断与理论是非的问题，其回答可能偏离，生成内容的学理深度也往往达不到研究生阶段的要求。第二，主体能力存在短板。部分教师会使用工具，却缺少解读分析结果的能力，容易把系统输出直接当成客观结论；学生方面则可能出现依赖倾向，把思考过程整个交给人工智能，久而久之形成认知上的惰性。第三，制度与资源支撑薄弱。多数高校还没有出台针对性的政策，平台经费、教学成果认定、智能内容审核标准等问题缺乏明确规定，智能思政资源也分散在不同平台之间，标准各异。

3. 人工智能赋能研究生思政课教学模式创新的要素分析

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展开离不开教育者、受教育者、教育介质与教育环境等要素，教学模式的实质即这些要素之间相对稳定的联系方式[11]。若把技术视为进入这一结构的新要素，所谓赋能便是既有关系在新要素介入后被重新组织的过程。

3.1. 技术端：人工智能的适配性与规范性因素

技术功能适配性。思政课所要达成的不只是知识传递，还包括价值引导，从而判断系统优劣，不能看它生成多少内容，而要看内容是否有助于价值引导。推荐算法若只按浏览偏好分发材料，学生的既有倾向会被反复加固；只有把价值引导的权重写进推荐逻辑，那些学生不会主动检索、却有必要接触的案例才可能被送到眼前。

数据治理合规性。赋能以采集和使用研究生的思想动态、学习反馈、行为记录等敏感信息为前提。有研究指出，教育数据治理应覆盖从采集、存储、共享到销毁的完整周期并实行分级管理[12]。据此，采集须遵循最小必要原则并取得知情同意，使用者不得把学习数据挪作非教育目的的评价或排序之用。

智能交互有效性。所谓交互有效，要看系统在多大程度上把学生推向思考，而不是替他们做完思考。设计上至少有三条要求：一是呈现分歧而不给结论，让学生比较不同立场及其依据并说明取舍理由；二是要求溯源与质疑，追问某一结论何所据、在什么条件下失效；三是留下思维痕迹，使认识推进过程可回溯，便于教师有针对性地指导。三者指向同一方向，即让人工智能充当提问者与合作者，而非答案的垄断者。

3.2. 主体端：教学双方的能力与协同因素

教师数字素养。这既包括操作技术的能力，也包括把技术融入教学的意识。陈庆庆等把思政课教师的数字胜任力理解为技术运用、教学设计与价值判断等能力的综合，并强调其提升离不开制度化支持[13]。若教师只把智能系统当作省力工具，应用便容易流于表面。

研究生认知特征。这一群体自主学习能力较强，批判性思维也已初步形成。当推送内容的学理深度低于学生自身思考水平时，课程的专业可信度反而受损；同时，辨别价值导向的能力需经培养才能具备，不能预设学生已经拥有。

师生协同机制。教师要从信息传递者转变为价值引导者与情境设计者，学生也要从被动接受方转为主体性探究者，由此形成人工智能辅助、教师引导、学生探究的协同链条。应当注意，若教学任务过多让渡给智能系统，师生之间真实的情感交往会被挤压，而思政教育恰恰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这种交往。

3.3. 环境端：支撑体系的供给与保障因素

政策制度供给。有无专项政策直接关系到资源投入是否稳定、教师是否愿意参与。投入标准决定平台能否持续迭代，激励安排决定教师尝试新教学组织形式的意愿，监管规范则划定智能内容生成与使用的边界。

资源生态建设。资源建设若只把现有教材扫描上网，作用有限；更应围绕马克思主义理论成果、革命历史文化与现实国情，建设结构清晰、便于检索与组合的特色资源库。用知识图谱组织的资源可支持关联性学习，靠文件目录堆叠的资源则很难支撑自主探究。

4. 人工智能赋能研究生思政课教学模式创新的现实路径

下面讨论四种较有代表性的模式，各自对应不同的教学环节，合起来构成互补的实践组合。

4.1. 智能在线学习模式

这一模式以学习过程的个性化与自主性见长，内容按需提供，也不受固定课堂时间与地点的约束。其意义不限于随时取用资源：研究生可借助生成式工具梳理某一理论问题的学术脉络，把分散的文献、观点与争论整理成属于自己的概念网络。由学习者亲手搭建的知识网络，往往比系统预设的路径更能折射其真实的问题意识。需要注意个性化推送可能造成的信息窄化：算法若只以学生偏好为唯一依据，学生就会长期停留在熟悉且认同的信息区域内，理论学习的挑战性不升反降。因此推送算法有必要保留价值引导的权重。

4.2. 虚拟实践体验模式

这一模式以教学场景的现场感见长，主要回应实践教学受条件制约、覆盖面偏窄的问题。虚拟场景能改变以往思政教育偏于平面叙事的抽象面貌，让学生在亲身参与中形成感性认识，这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关于感性经验构成理性认识基础的观点相合。北京理工大学全国高校思政课虚拟仿真体验教学中心的“重走长征路”项目，把教学环节分为“具身性体验、反思性观察、抽象概念化、创造性转化”四层，使体验被引向理论认识，而不至于停留在感官刺激上；类似的做法在其他高校也有开展[14]。需要提防的是感官冲击掩盖了理论阐释：虚拟仿真毕竟只是实践教学的补充形式，不能代替真实的社会实践。

4.3. 智能评价反馈模式

这一模式的特点是评价维度较多、反馈及时且能针对个体，所解决的是评价方式单一、难以反映价值认同如何形成的问题。借助人工智能，教学评价可做到定位更准、反馈更快，形成兼顾知识、能力与价值的多维判断，使评价由结果裁定转向过程支持。需要提防的是把可量化的行为数据当成价值认同的替代品：出勤率与答题正确率高，并不说明思想认同就更深；如果评价体系过分倚重可量化指标，还可能促使学生围绕指标做策略性表现。因此智能评价应当以过程性参考为主，把课程论文显示的思想深度、课堂讨论中的观点表达、学生对生成内容的质疑与修正这类质性材料置于核心。

4.4. 智能知识图谱模式

这一模式的特点是知识成体系、关联清楚，主要回应研究生课程与本科课程内容重复、知识点缺乏

贯通的问题。思想政治教育理论本身有其内在逻辑结构，知识图谱的作用就是把这种结构变得可见。教育部等九部门的文件提出要推进知识图谱与能力图谱建设，已有高校据此梳理研究生思政课的知识框架。在此基础上，知识图谱还可成为学生自行发现问题的工具：当某个理论命题与相邻命题的关联尚不清楚，或某类现实案例与既有理论之间缺少解释链条，这种“关联上的缺环”正是值得探究之处，研究生可据此自主提炼选题，使课程学习与学位论文选题衔接起来；探究成果经教师审定后回流资源库，便形成师生共建的资源生态，这也正是“赋能”与单纯“供给”的区别所在。需要提防的是技术中立外观之下的立场悬置：图谱形态受编码者理论立场的影响，思政课的知识图谱必须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立场与分析方法为骨架，否则图谱越精细，被固化的错误关联反而越多。

5. 结语

本文围绕人工智能赋能研究生思政课教学模式这一问题，梳理其内在逻辑。赋能的落点不在于课堂上增添了多少技术设备，而在于借助技术条件重新安排教学内容、学习场景、互动方式与评价反馈的关系，使学生在研究自主性、表达空间与创造能力上真正有所成长。赋能应以价值引导为归依、以学生主体能力的增长为尺度，否则就可能变成效率更高而主体性更弱的知识传递。

参考文献

[1] 黄前程. 研究生思政金课建设的“知识魅力增强”进路[J]. 当代教育理论与实践, 2024, 16(4): 103-108.

[2] 李明娟, 周朝晖. 新时代研究生思政教育的现实困境与路径探讨[J]. 教育理论与实践, 2023, 43(33): 54-57.

[3] 教育部等九部门关于加快推进教育数字化的意见[EB/OL]. 2025-04-11. https://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2504/content_7019045.htm, 2026-09-19.

[4] 操菊华, 陈晓珍. 人工智能驱动的思政课沉浸式教学探析[J]. 华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3(3): 14-22.

[5] 冯琳, 倪国良. 基于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化转型[J]. 思想教育研究, 2024(2): 46-53.

[6] 王雅丽, 连童. 数字化赋能高校思政课内涵式发展论析[J]. 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 2024, 10(2): 127-134.

[7]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 1 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8] 张丁杰, 付婷, 杜斌. 生成式人工智能赋能思想政治教育的伦理风险及应对理路[J]. 教育评论, 2025(5): 51-66.

[9] 保罗·弗莱雷. 被压迫者教育学[M]. 顾建新, 赵友华, 何曙荣, 译.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4.

[10] Wood, D., Bruner, J.S. and Ross, G. (1976) The Role of Tutoring in Problem Solving. *Journal of Child Psychology and Psychiatry*, **17**, 89-100. https://doi.org/10.1111/j.1469-7610.1976.tb00381.x

[11] 张耀灿, 郑永廷, 吴潜涛, 等. 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学[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6.

[12] 唐颖, 刘钰, 谢涛. 教育数据隐私保护的困境与突破——基于世界一流高校政策文本的多维分析[J]. 中国远程教育, 2025, 45(4): 69-84.

[13] 陈庆庆, 孙绍勇. 高校思政课教师数字胜任力发展研究——基于教育数字化转型的视角[J]. 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4, 37(3): 79-85.

[14] 杨孝旭, 刘德军, 鲍小会. 高校思政课 VR 虚拟仿真实践教学探究——以安徽工程大学为例[J]. 湖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4, 44(1): 138-144.